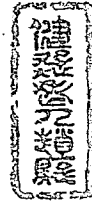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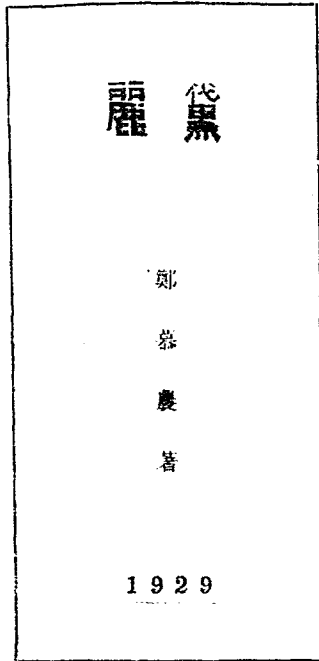


代黑麗

— 鄭 慕 農 著 —



MG  
2246.57  
385



3 2169 6999 2

朱元直兄畫封面

## 前記

兩年來因爲生活的逼迫，心靈中時起革命的熱潮，故投下描寫『花兒·月呀，』的禿筆，換上一支手槍，往來馳騁於人生的戰場，便與從前同一嗜好文藝的朋友們別了，遠了。

去秋隨軍來此，小住湖濱，每當公餘時，伴友泛舟湖上，在相語中，索常告我以同學之故事，頗令人興感！

今年春，她又給一本日記與我，她說：『這是我的一個學生在去國前留在我這裏的一點痕跡，她已於赴南洋的途中蹈海死了。你如能在她的這

那慘痛的日記中找出一些材料來替她寫一篇傳記，這是我死守着墳墓感嘆你的。

我幾這部日記在凝靜的燈光下讀了兩遍，淒苦的情緒已縛住我作傳的  
心弦，故不能做到素的講求，我只有將她這部日記一字不改的發表了。

這裏須附告的，是這部日記的題名「黛麗」二字是我加上的，意思是由  
她這部日記便作為她的傳記了。

慕農一九二八。……識於蘇昌東嶺育梅樹畔

## 黛麗

六月二十日

今天是我們畢業試的最後一日了，同學們雖說擔心怕自己或所考的各種科目不能及格而留級，然在今日就要把幾年來厭惡的功課告一段落，這却是每個人都欣歡的。我躺在床上默想我所考的各門功課的成績，太概畢業是不成問題了。然而，畢業以後怎麼辦呢？升學我是沒有資格的，就是我有升學的能力和志願，眼看着終日勞碌以持家的父親，我也不忍去下苦功且住大學不比住師範。就是愛我的父親不惜辛勤的讓我升學，家中一年

也沒有這大的收入！聽說好的大學，每年的費用最低限度總得三百餘元。我家中全年的收入也不過二百餘元咧。而且家中還有年高待養的祖母和吃着閒飯的弟弟，啊！我不能升學了，我沒有升學的資格！

前天校長說：『這次畢業成績好的，可以介紹到本省各縣去當小學教員。』如果這話是真的，我還有點希望，也許畢業後不至留在家裏吃閒飯了。但自己總覺自己現在就去爲人師表，多少總有點不夠：不獨經驗毫無，就是知識方面誰也不能相信在初級師範畢業已具有專門或普通學識而能爲人師表的。然而爲生計的逼迫，又不能不去解決自己吃飯問題，這是中國的小學教育不能辦好的一個大的原因！我而今也臨到這種不可能而又不能的境地了，還有什麼話說呢？只有徒喚幾聲『奈何』而已。

下午考試的科目是體操和音樂，午膳後，寢室的前後左右都鬧得一團

糟了。有的叫着：『立正』『稍息』的口號，有的唱着『高高的雲兒照着』，更有的預備清理書籍行李走了。……我只依在雜亂的聲裏，繼續着想我畢業以後的問題。

晚餐後，和我同室的應問我今後的升學問題，她說她畢業後要隨她的表哥到南洋去。應的境遇是和我不差上下的，不過她有表哥能夠幫助她，我是沒有親戚或朋友來幫助我的了。她預備在南洋教幾年書，俟身邊有了積蓄再回國來升學，她說南洋的文化程度很低，在國內中等學校畢業後，成績好的到南洋去當中等學校的教員是很容易的。而且她還告訴我，說她只等這裏行了畢業式她就要隨同她的表哥赴滬，再由滬去南洋了。我很羨慕她這次的行程，最後我並祝她以後的成功。

六月二十一日



昨夜因心煩類亂，不曾成眠，今晨起床便覺頭昏了。同學們告我說今晚午三時舉行畢業式，什麼政府的主席，黨部的委員都要來呢。這些新舊名詞是到我們這班畢業時才有的，我記得我們的上一班畢業時，與着着良和督辦的名人到來，他們坐在講演台上並不說些什麼。只待校長請她鞠躬時，在他們後面走出一個人來，手裏拿着大紅的帖子，在同學的胸前戰抖抖的念，什麼『本督與學，首重母教，女師之設，原為斯道。』的一大篇，同學們以為督辦講稿，學校生色，真高興得不得了。而且在那天觀了他親辦的畢業式後，我的同班有一位同學告訴我說：『督辦的第九姨太太是坐在那某女校參加畢業式看中了一位畢業生後用一個知事換來的。因為那位督辦姨太太的父親是一位久慕做官的老人家，自從他在講稿裏給給『進』學後，就想做官而沒有機會的，一旦督辦要娶他的女兒，而且還有『知

華上的官做。他想必恭必敬的跪了。起初，那位畢業生在學校裏多少接受一點新的潮流，以爲父親的舉動太剝奪兒女的自由了。然而，一到後來進軍督辦的公館，便不覺得什麼了。從前非議她的同學們，後來見她高車駟馬，前呼後擁的出入於督辦公署，不獨覺着以前的非議是錯誤，並且覺得她是光榮，想有一面的親近而不可得了。我聽了這假故事，同學們一提起舉行畢業式，就便怕了起來，以爲我的同班中也有和那位畢業生的命運一樣，然從前的督辦而今都變爲主席了。

校役在上午不停的忙着，一會兒打掃庭院或階前，一會兒又去布置禮堂，懸掛青天白日的小旗子。校長也是前後指揮忙個不住，同學們除了學生會的職員留在教室裏寫各色的標語外，都三五成羣的手挽着手在操場上或校園中散步。個個都表現着畢業的喜悅和分離的痛苦的重情緒，好像

情人的依戀，在有生中不能逃脫這最後的離筵！

我和應雖有幾年同室的感情，但她畢業後有和她的表哥赴南洋的新希望，她對於我們這次的離別却不現什麼難捨難分的樣子；然而我對她總有一絲絲的繫戀，悵惘的心情，在未別而凄苦了。這恐怕是我的弱點吧，然而我終相信殘暴的人類却俱有惜別的情懷。應啊！你可是一個例外嗎？

下午三時到了，鐘聲不住的響着，來賓和同學們都紛紛的向着禮堂走去，政府的主席和黨部的委員也先後的來了。我們畢業的同學坐在前排，將要畢業的同學坐在我們的背後，進校未久的同學只圍站在四周，校長端立在講台前宣布開會了。照例的恭讀一次總理遺囑，照例的靜默三分鐘而後宣布開會的理由，照例的主席和委員的訓詞，照例的……照例的一切而閉幕了。在將要閉幕以前，校長站在台前宣布畢業考試的成績，他說我和

應是這次畢業生中最好的了，並聲明文憑因為時間短促的原故，沒有帶來分發，同學們有即於要走的可到他那裏取去。……

在來賓的訓詞中，只有黨部的委員一段演說使人中聽，他把黨化教育的宗旨很詳盡的告訴我們了。他說：『……本黨的使命是完成中國的革命，使中國得到國際政治經濟的平等。……所謂黨化教育即是在中國國民黨指導之下，使教育變為民衆化、革命化、科學化及社會化，使中國大多數的青年能認識本黨革命的目的，而負起國民一份子的任務，……黨化教育是反因襲的教育；而以最進步之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為基礎，是完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之工具，是民衆所能享受的教育，……』黨化教育既是這麼好的，我們學校也是實施黨化教育之一，為什麼從未聽着一位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是為什麼？不獨如此，我記得有一回應在堂上不聽歷史先生

的教課，而在案上看孫逸仙論教被難記，被歷史先生察覺了，在堂上翻斥一類不算，還要加她偷看雜書的小說的罪名而記過理。我雖不懂革命，可是黨化教育非民衆化的教育，是民衆所能享受的教育，這種好的宗旨，孰能和黨化成的。然而實施黨化教育的先生們嚙！你們一個自己的良心，是否祇得一班沒有資格讀書的青年徬徨失望了！

六月二十四日

近兩天來因為奔走下學期教書的事件，日記無形中斷了。今天得在忙裏偷閒，不能不記下幾點。

前日到校長那裏去取文憑，他說願意介紹我到P縣第一高小去當教員，不知爲了什麼，昨天去拿介紹信時，他忽然變卦了。他說P縣第一小學的位置已被人先謀去了，如欲再找別的地方，須等待些時。這在當時實在

使我難堪，並將我熱烈的希望降到冰點了。今天經我仔細考察，才知道這所小學的地位不是被人先謀了去；只是在這次畢業生中，校長有個外甥女兒，她在學校的成績雖然不好，但她畢竟是校長的舅甥女兒。她聽着她的舅家將介紹我去。縣教書，她便去運動她的舅母了。而且還造許多謠言，她說我和校長非常親切，并說校長分外愛我，而且還說這欲校長介紹我去。縣教書的就是我和校長要好的明證。我聽了這些『無的放矢』的謠言，心裏覺得非常難過，悲傷的情緒已隨着我流出淚來，積恨的火，只燃燒我的胸際。爲什麼人類的心是這樣的狠毒？搶了別人的飯碗，還要奪去別人的名譽。真使我傷心的是昨天校長師母，不，校長太太的臉，她那『藕含羞』的淚情，真使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難過極了。校長和我談話她非常留神，我一見這種情況，便回來了。

下午去訪吳素先生，她對我異常親切，在暢談中他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她說：『沒有錢的青年才想讀書，只有困苦的學生才能得到真的學問。』這話雖不是絕對的真理，然有相當的事實可以證明。我相信我如有錢，我不會終日埋頭書案的做我的功課，也不會受別人『無的放矢』的侮辱！

例如我們的同班葉和梅她們倆人就不然了。她們不獨厭惡讀書，而且在飯堂裏連飯都不想來吃！然而畢竟她們是小姐，今天和甲去遊湖，明天和乙去登山，都沒有人造她們的謠言。就是一天到校長家裏去一百趟，校長太太也無不卑恭屈節的歡迎。葉和梅她們之所以致此的，不過葉的父親是一個教育廳長，梅的父親是一個公安局長，她們能以金錢與勢力壓倒一切！

因時候已晚，我被留在吳素先生的寓裏晚餐。她知道我是畢業後不能

升學的。並知道校長曾經介紹我的工作又不成功，她便毅然負責替我找書教了。她說她以前的境遇比我尙還不如，她在師範畢業時她的父親便死了，她在悲慘的苦景中，能夠教得書來侍養她多病的母親；後來得到一位老年教授的幫助，她才帶同她的母親赴京去住女子高師，而今她已在女子高師畢業來在這裏教書近兩年，她的困難時期過了。她最後勸我忍苦耐勞，她說：『青年人只要自己立下志願奮鬥，終不愁沒有出路！』我高興極了，我在徬徨失望中，能有這種的幫助者來指導我，我應以她奮鬥的行程爲借鏡！如果社會能容許我插足時，我將我整個的精神和學識貢獻於社會，社會給予我的報酬我應一一的積蓄起來，如有機會時，再去充實我自己的知識和學力。

歸來時，燈火已燃，故握筆留下這一段使我不能或忘的痕跡。



七月一日

離 騷 一四

「連病了五天，精神和面貌在呻吟中顛覆了。父親今日由鄉裏到來，他見了我帶病的形容，幾乎流淚，我在悲傷中禁不住哭了。他問我畢業的情形，並問我畢業以後寄往何處，我將我的計畫告訴了他，他說：『我是沒有什麼的，恐怕你的母親不讓你實行你的計畫。』爲什麼母親不讓我實行我的計畫？』我想着。這是我今後奮鬥的第二重難關！社會給我的阻力能以忍苦耐勞的精神仍往前進，如果家庭有所留擱，這就叫我痛楚了。父親看我沉思無言，便換了一種話頭向我問道：『青年人作事總要計畫周詳，不能隨着自己的欲望一剎那裏，便去那裏！要知道不能達到的欲望便是痛苦，你病得身子不宜這個。就是要去教書或預備升學，這次畢業之後，應回去看看母親。而且，現在就是暑假了，病後的身子，回去休養幾

時，才可恢復健康。你昔日是很聽我說話的孩子，明天預備和我回去！」他說後從風塵僕僕的衣袋裏取出九塊錢來，叫我買些自己要用的東西回去。我在躊躇中把錢接了過來，心中只覺着絲絲的傷痛！

午後吳素先生叫人送了信來，她已介紹我到省立第二女師的附屬小學教書去。她在信中告訴我，說T市的第二女師的校長是她要好的朋友，附屬小學的主任是她過去的同鄉，她們來信講她介紹一位教國文顧兼英文的教員，她認只有我的能力才能兼授這兩門主要課目的責任；她已囑信給她們了，她並在信中囑我暑假過後，便往T市去。我把這消息轉告父親，但他表示着我去不去沒有多大關係的樣子。我很不解父親的心理，往日他本不希望我快點畢業，好在社會上去任事的嗎？而今我已畢業，有事可做，他倒深澆然了。這也許是怕我離家太遠的表示吧？但我終究不能猜透父親

對我任事淡然的心情。

因為日間刺激太多的原故，晚上精神興奮，睡不成眠。在昏沉裏，明天隨不隨父親回去的問題，忽盤旋於我的腦中：如不同去，暑假中的生活發生問題，而且還要弄得母親傷心。回去呢？以後的困難問題，恐怕更要加多了。母女相逢後的再別，故鄉牽連我的情緒，……哦！我不敢再想下去，我的腦要裂了。我只數着「一二三……」的數字，我希望馬上能夠睡着！

七月二日

昨夜精神彷彿，在迷離中我看見我的前面有一個不可捉摸的黑影。我前進，牠也前進，我後退，牠也隨着我後退了。這恐怕是我今後命運的象徵吧，我在清醒之後，哭了。

早膳後，父親重來，他告我，無論如何，明日要回家了。他并留在這裏替我收拾書籍和行李，我悲痛，我只有決定暫時回家去了。

午後去吳素先生處告別，她見我清瘦的形容，異樣的驚訝。她說：『我只知道你有病，但我不知道你病是這樣的厲害了。你回家也好，在暑假中休養些時而後再去教課，這是於你的身子有益的，不過須免去無爲的愁煩！』是的，病後的身子須免去無爲的愁煩！然而，愁煩來了，你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免去？

臨別時，她給我一張照片，並叫着我說：『黛麗，『市教課的事，無論如何，你須守約，千萬莫要到同學時你不去了！我希望你能繼續你在校的精神，你將來的成績是可預期的，』別離的情緒使我不能容口話來，我只點頭稱『是』的走了。

黃昏後是濛濛的細雨，西風搖動着室外的芭蕉。心意無聊，信筆寫了

一首感懷的詩：

悲哀充滿了我的心房，

抑鬱擁塞了我的詩腸，

秋風引動我的酸楚，淒涼，惆悵！

熱淚呵，

在人前——

都化作不自然的微笑。

.....

七月五日

別離將年的故鄉，在暮色蒼茫裏和我親吻了。母親聽我回來，喜出望

外，見着我時，淚已流出來了。她叫着我說：『麗，你太不念我了，去年寒假寫信給你，總不回來！』我只申訴我因補課不便回來的原由。母親說：『算了吧，快去洗臉好了。』

弟弟羞澀的依在母親身邊。他那一雙希求什麼的眼珠向我轉動。我瞭解他的意思了，我把他抱在我的懷中，並問道：『華，你是不是想我帶東西給你？』他不好意思的笑了。我將他放下，在提籃中拿出一盒點心給他，他帶着滿足的微笑跑到母親身邊去了。

晚飯後，村裏許多人來，都帶着稀冀的神氣問我外面的消息。素來滑稽的張家伯母問：『麗，聽說革命軍來時，強迫城市中的婦女脫下褲子遊行，這事是不是真的？』我說：『那有這種事呢？不過是人們造的謠言，革命軍到來時是很文明的，北軍潰退時，倒是姦擄燒殺的亂來搶人的東西。』

我們那時都避到學校鐘樓上的一角，革命軍來後，我們才出來了。』她『哼』的一聲好像不相信的樣子又問：『前天上灣的恩哥回，他說吳村吳翰林的孫女美蘭姑娘被什麼掛皮帶子的革命軍拐起走了，這皆是事實吧？』我說：『是的，美蘭上月和一個政治部的科員戀愛。他們因為不能分離的原故，那科員開差時，美蘭同他一道去了，聽說她現在在那個政治部裏當宣傳員哩。』母親很慨嘆的說：『咳！現在的世界不同了，女子也這樣的胡鬧起來了！』我想：母親這時的心裏必定以為她的女兒在外也將和美蘭一樣，然而她不會將這種心理表現出來。

人去後，房中非常靜寂，母親到後面打水給父親洗汗，我走近母親的梳妝台前，拿着梳子理我紛亂的頭髮。

當我打開梳妝台的小抽屜時，內面發現了兩封信柬，待我從已被拆開

看過的信封中抽出來看時，我傷心了。一封是嗜好鴉片的二舅父寫來，一封是挑貨郎担的姨父寄來的。二舅父的信中說：『麗兒年紀大了。你們應約束她，不許她再在外面飄流，目前在外面讀書的女子都弄壞了，還是早點替她找一個人家吧。——我很替你們留心的，這裏鎮上春和鹽店的二東家有個孩子尙未說親，他聽我談及麗兒現快畢業尙未找着人家的話，他很高興，不知你們高興否？這是一門好的親事，你們商量，千萬莫要錯過了！而且他家有錢，他的孩子也在家裏讀書，我想麗兒如說這裏，你們是很幸福的。』我看了這信後，怒火上來，我的心要爆裂般的痛了。『人家把鴉片烟薰醉了你的良心，你便來斷送我了！』我悲憤，我這樣暗裏罵着。

姨父的信上說：『你們託我訪查的事我已訪查過了，在B縣如果要找這種人家是不容易的！我希望你們早點作主決定，如果要候麗兒回來，恐



怕是不會成功的了。現在在外面讀書的青年都受了什麼黨什麼派的惡化，將來麗兒在外面如果有什麼差事，或和我們村上的一个女學生一樣在外胡鬧，這與你們的家風是有危害的！我已和二舅商量，只要你們作主答應，這裏是不成問題的了。就是麗兒將來想辦教育，春和鹽店可以拿錢出來替她立一個學校。只要你作主，我想麗兒是不會而且不能反對的了。」我現在才明白父親去接我回來的作用，完全是被母親和舅父們的包圍！我將信依然放在原來放的地方，我氣倒在竹椅上發昏。母親什麼時候走進房來，我不知道；她以為我是因為在途中辛苦的原故便睡着了。她叫我好久我才清醒過來，我的淚已濕透了我的襟邊。母親說：「房中這樣炎熱，你都不出去乘涼，你看，你的衣襟都汗濕了！」我聽了母親這樣直覺的說話，我更覺悲傷，我幾乎哭出聲來，我把頭掉過一邊。

在悲憤中，我抑下自己的情感，我如無事般的睡了。

七月六日

昨夜半夜未曾睡着，今日又是一天的忙碌，這無爲的應酬啊，不知消耗了人問多少時間！他來接着你，來看你，你不能不去回看他，你如不去回看他的話，就有『住了幾年學堂連禮節都不懂了』的批評傳到你的耳邊。是的，有思想的青年應當革除一切，不管一切，然而，在鄉村，在不開通的地方，是不容許你有這樣不敬(?)的行爲的。

最奇怪的是我走到張家伯母的門前時，張家伯母的媳婦春姐向我驚訝的說道：『呵！一年未見麗姑了，就長得這般的動人！無怪嬌母要替你找人家了。』我不覺着我有什麼動人，我只覺着我的形容顛倒了！由她最後的一句話中，使我參透了母親的心，並證實了那兩封關於我的婚姻問題

的信。我憂懼，我應預備着怎樣度過這一重可怕的難關！

晚上寫了一封簡單的信給吳素先生，把我目前的環境略略的告訴她了，我希望她能助我出險，我要離開這不幸的家庭。

七月十四日

因為近幾天來心情倦怠和煩悶的原故，日記懶得寫了。

今天接到吳素先生的覆信，我安慰，我快然了！她說：『黛麗，你是聰明而有奮鬥決心的青年，環境逼迫你，你應準備一切與逼迫你的環境宣戰！最不能做一個蒙昧的女子，就應澈底的做一個改革社會的勇敢青年。你的舅父和姨父既是那麼的無聊，你的母親已被他們包圍，又不可靠，唯一的方法，在相當時你只有離開逼迫你的家庭了。你以後的生活問題你教書可以解決，你現在應顧慮的只是你離開家庭，怎樣才使你的母親不致為

你傷心。我想，他們如不提起你的這個問題時，你可勉強在家將這個暑期度過，到開學前，我寫信給你，你便可以借詞出來了。至若你自身的問題，只有你自己解決，我不能替你代謀，正好似你的舅父和姨父以及你的父母不能替你代謀的理由一樣。黛麗：這是你今後應注意的！我相信你的眼光善於觀察，然而你還須有判斷的能力哩。社會的一切多是虛偽的，你應在人生的旅途上當心！……』在我的男女先生中，只有她是使我信仰的人。她在迷濛黑暗的夜裏時給我以指導的明燈！我愛她了，我尊敬她了。她是從不幸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青年導師，只有她才能瞭解被壓迫青年的痛苦和煩悶！我將她的來信吻着，我在悲痛中感着無限的快慰。

七月十五日

現在是鄉村刈稻的時候了，全村的人們不住的忙着，雖說炎熱的天氣

使人坐有都流出汗來，可是父親帶着幾個僱工，和人家一樣的工作在田中。村上的婦女們弄了早飯去洗衣裳，洗得衣裳回來又去田裏。聽任她們的孩子在家裏打滾哭泣，她們如無感覺般的去了。回來時任自己身上火一般的熱發，就把睡在泥尿之中的孩子抱在懷中餵奶。餵了奶後將他扳在一邊又去弄飯了。她們一年到頭，一天到晚都是這樣不停的忙着，然而她們的衣食住呢？這却使人落淚了！她們除了過年的時候，不會做過新的衣裳；不是節候，很難得到肉的美味；至若住的呢，人畜同居的茅棚或人畜共處的土屋，遇着磚牆瓦覆的人家，她們便以為幸福了。這樣的生活，只要沒有兵災水旱來打擾她們，她們似覺很滿足的過着，無憂無慮的心情，非城市中的小姐們所能羨慕！我愛他們忍苦耐勞的性格，我恨我自己不能這樣的爲人。如果能夠這樣，我可免去無盡的煩惱，還講什麼奮鬥，犧牲！

我站在村前看着黃金似的曠野，只見一羣一羣的黑影蠕動着，父親也在這一羣一羣的黑影中哩。他們好似認清了自己底職務似的忙碌着，這樣安分守己的努力，才是人類生活的創造者呵！

我羞愧，我的心靈不安，我帶着深沉的懺悔歸來了。

今夜的月光分外的光明，郊野的螢火輝映得不能看見。門前楓樹下月蔭裏睡着幾個日裏辛苦的農人。曾經在某某將軍部下當過兵的五叔坐在他們中間談着他從軍的故事；他說他曾經到過四川的峨嵋，他說他隨從某某將軍打某某將軍到過奉天，他說在戰場上非常好玩，他說只有軍人才是一切權力者。……他講得起勁時，便手舞足蹈的做着。在村上，要算他是出過遠門，最能懂得時事的了。

他們的態度個個安閒，好像日間不會勞苦似的，這才是羲皇上人！

七月十九日

昨夜在乘涼時，母親和我又談及美蘭的婚姻問題了。她說：『像美蘭這種婚姻是敗壞父母的名譽的，她的母親已爲她愛的吐血。她却和人去快樂飄流了。讀了書的女子就是這樣不顧自己身分的去和人家胡亂的結婚，這是做父母的人不能允許的。』我知道母親說這幾句話的意思，便答道：『現在的婚姻不論什麼身分不分，只看男女雙方有無愛情；如果有了愛情，什麼人都可以與之結婚，沒有愛情是不可能的了。』母親說：『你這種說法，只有在城市中生長的女子才行得通，如果在鄉裏是不可能的。在鄉裏只要有飯吃，是好人便得了。』我說：『這只有長在鄉村的人才作得來，如果要強勉受過教育的或居過城市的人來作，事實是做不到的。』母親說：『然則你將來不說鄉裏人麼？』我搖頭，我冷笑，我喝茶去了。

待我回轉身來，母親沉默無言，表示一種失望的樣子，我猜透母親這時納悶的心情。我叫着她說：「母親，時候不早了。我們進去吧。」

今天早上母親起來時眼胞腫着，使我知道她昨夜不會睡覺的煩悶。然而我又有什麼方法使她不要煩悶？我不能使她沒有煩悶呵！我如使她沒有煩悶，我的痛苦就要開始了。我不願意犧牲我自己，但我不願意母親爲我犧牲，這不願意犧牲的犧牲呵！無端使我煩悶了。

我在未回的時候已知道回來的痛苦，然而我不知道回來的痛苦是這樣使人難堪！我恨我當初不該要去讀書，我的一切痛苦都是書給我的！我如不會讀書，我能夠和村中的婦女一樣，我也能夠安分守己的去過那「順從」的人生！

時代的宏鐘響破了青年的迷夢，



家庭的鎖練縛住了兒女的自由。

人生呵！

在不斷的衝突中，煩悶了！

七月二十四日

今天二舅父從B縣來，他見我，比從前更加熱鬧了。我淡然的對他，他也不覺着什麼似的問我在外面的情形，我只說着：『革命軍來，土豪劣紳是不能存在的了。』他問我這是什麼原故，並問我何者才是土豪，何者才是劣紳，我說：『我對於國民黨的理論還不曾研究過，不過，在幾次羣衆大會中，我是聽着人說過劣紳土豪的了。土豪就是剝削農民的人，劣紳就是敲詐農民的人，剝削與詐敲農民的人，革命軍是要和打倒軍閥一樣的將他打倒的！』他只『哼——』的一聲再不和我談下去了，我靜坐無言，只

偷看着他那帶有煙色的瘦削面孔。

父親在忙碌裏放下一切替他去買煙來，一錢如命的母親爲了她於今有地位的弟弟去割肉了。昔日不喜歡他的祖母，而今也和他坐在一塊細談家常，弟弟時刻給他一杯茶吃，然而我呢？我一見他，我的火便上來，我如有了手槍，我要將他的腦袋擊碎！

母親在廚房裏對我說：『你的舅舅現在不是從前的那個窮舅舅了，他而今在B縣發了一筆大財，知事衙門裏他可以隨便出進了，你可以時常和他談談，他將來是可以幫助你的。』我不知道母親說他將來可以幫助我的，是幫助我的什麼，我只聽着這「幫助」二字我駭怕了，如果說他可以幫助我去讀書，連他自己的女兒想要讀書他都不許，我，那更是不必希望的了。

晚上在後園裏乘涼時，我聽祖母談舅父發財的故事，才知道祖母心裏

仍是不滿意於他。祖母說：「上次來時還是一個窮光蛋，而今變得這樣闊了！黛麗，你知道你的舅舅是怎樣發財的麼？哼，橫財！當革命軍來到B縣時，B縣駐紮的還是孫傳芳部下的軍隊，你的舅舅在B縣一個小黑巷內開一家煙館，在他那裏抽烟的多是軍隊裏的人，他不知是什麼時候和那軍隊裏面的一個連長結識了。當革命軍到B縣時，那連長搶了好多東西存放在他那無人注意的煙館裏。後來聽說那連長在B縣城外被革命軍追擊時打死了，他便發了那一筆橫財！」祖母說到這裏咳嗽了兩聲，又接着說：「他還做了兩個月的知事哩，因為革命軍初到B縣時，人民怕敗兵的騷擾都避開了，只有你的舅舅怕那連長的東西被人拿去，他却留在城中。當革命軍到時，他糾合許多無業的遊民去歡迎他們，你知道，革命軍是不愛做官的，那時縣政又無人治理，於是就請出他來維持了，做了不上兩月，省裏派了

人來，他於是退官自守，而今是B縣的頂頂有名的紳士了。」他做投機的官，我在省裏讀書時就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還發了這筆橫財！無怪父親和母親這樣慇懃的招待他，他而今變作有錢有勢的人了。

七月二十七日

舅父預備明天回B縣，他今天午飯後，一面在床上抽鴉片，一面向着父親和母親提出我的問題來，母親同着我，她說：『舅父對你的問題是很關心的，你對於舅父的信仰如何？』我說：『我是信仰舅父的，但我不能因為信仰的原故便失去我的自由！』舅父在牀上放下烟槍坐起來說道：『孩子們讀了幾句書都是這樣，對着自己的父母親戚朋友也是開口什麼自由，閉口什麼自由，究竟「自由」這兩個字的意思怎麼講？我看……』我還未待他說完時便答道：『照舅父的意思，青年人是不應講自由，也不應有自

由的了。然而青年求自由的熱誠是不能受任何的力量壓下去的。老年人只應以自己的經驗去指導青年求自由，不能因為老年人的便利便抹煞青年的自由了。」舅父帶有幾分氣憤的神氣問我：「吳村吳翰林的女孫美蘭是青年，她是自由了，我們上灣裏有個姓蔣的女學生在外面和人扎姘頭，未結婚就有小孩子，也是自由了；許多許多的這樣事體，也是自由了，然則自由就自由到這步田地麼？你們在外面讀書就是這樣的呀！」我說：「舅父，你不能這樣一概而論，到外面去的青年固然有少數不良的份子，使得家庭失掉信仰，使得社會嚴酷的批評，然而終究是少數，不能因少數不良的青年便否認青年的人格了。美蘭和蔣女士的行爲固是停舊社會的人們看不慣，然而，這只是他們的家庭逼迫她們，使她們無路可走，不得不然哩。假使美蘭的父親不斷絕她在外求學的經費，美蘭的祖父不把她許配一個貪污

的知事去填房，我相信美蘭的心是不會這樣輕易被人引動的！蔣女士的行爲，我不知道，故不敢說他有所是非，不過『扎斝頭』的這個名詞，在高唱戀愛自由的『今日』是用不着的了。舅父待我的真誠，我很感激，如果說在我預備升學的時期，要我答應舅父曾經答應過人的婚事，這是不可能的。

『舅父說：『你如答應了：升學不成問題，春和鹽店有錢，將來要升什麼學校，都可以由你。』母親說：『舅父的意思很誠懇，他是不會騙你的，你如答應就可達到你住大學的志願了。况且——』我不知道『况且』以後是什麼意思，但母親和舅父是一母所生，想他們的素性必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然而父親也逼迫我！他說：『就是在大學畢業也是娶說人家的，不能說是大學生就不去做人家的媳婦，我看我們附近要找舅父替你找的那種人家是不容易的！你應深思，如果像美蘭那樣的什麼自由，我是不贊成的。』

在室中，我環顧四週沒有我的親人，我氣憤，我走了。

這是一個慘淡的黃昏，窗外的樹上掛着血也似的斜陽，倦鳥從無邊際的曠野飛回，牧童牽着牛兒歸來了。我悲傷的情緒沉醉在悲傷的自然裏，我流淚，我提起筆來再寫信給吳素先生。

七月二十九日

舅父昨天是什麼時候走的我不知道，因為我頭昏，我一天不曾起來。弟弟一早就來敲我的房門，他叫着我說：『姊姊，你快起來，媽媽爲你昨日一天不會吃飯，她哭了。』我在昏夢裏醒來，我也哭了。

八月二十日

二十一天的病中生活，除了預備下學期到T市女師附小去教的兩門功課外，只有散步和睡覺了。

應今天由新嘉坡來信，她告訴我她和她的表哥赴南洋一路經過的情形，她說：『朋友，這次旅行使我真是暢快！我見過滬上的十里洋場，我見過那奔騰澎湃狂呼怒吼的海！它叫出了被壓迫人類不能叫出的悲愁，它鼓動着失去自由的男女向他們的仇敵爭鬥。它……哦！它將吞沒了全球，它將滌盡了被壓迫人類的污辱！麗，你如同來，我們必定在這時要唱出悲壯的歌曲，然而我們畢竟是別了，遠了！』我看了這封信後，知道應在甜蜜的旅行中，尙未忘記故國的友人，她革命和懷鄉的兩重情緒，被『洪波怒濤』激動得悲愁了。

八月二十七日



今晨接讀吳素先生的來信，她說：『麗！你既鄉居多病，何不早點出來？這一則可以免去你無爲的煩憂，再則也可以預備赴市了。你如無錢，今滙來洋十元，請你收作路費好了。』只有曾經受過困苦的她才知道我個中的苦愁，我很慚愧的將她的來洋收受了。

午飯後，我將吳素先生的來信拿着去徵求母親的同意，她說：『這是不可能的！舅舅已介紹你到B縣一個小學裏去教書，那裏離家較近，又有舅七的照應，如去那裏，我是很放心的。況且你的身子現未全愈，如兩次三番的再在途中辛苦，這是於你的病體有妨礙的！』由母親的話中我知道母親和舅父的陰謀，他們無論如何是要斷送我的了。因此，我很堅決的回答說：『我要出去先徵求你老的意思這是我應有的尊從，然而出不出去，或究往何處去的決定却在於我了。你老如限制我的行止就是給我的痛苦，

我痛苦，我的病便不會好了。你老昔日是很愛我的，難道如今便讓我長是這樣的病着嗎？」母親半晌無言，最後才說道：「你如要去，你去問問父親，他如讓你去，你就去好了。」我知道父親和母親是一樣的主張，母親既不讓我去，父親就不待我問了，我只有自己決定我自己的行止，我要準備着在相當的時候偷着出去。

八月三十日

我離家時只穿了一身衣裳，我的行李和書籍都拋去了。

臨行時，我寫了一封說明我決計離家的信留給父親，我說我不在大學畢業永不回來，並希望母親不要爲我傷心。

我將那信放在父親的房裏，我便走了。

這是我離家的第一個夜，狹小的汽船慢行在江流中，機聲軋軋的，搭

客們都受着催眠，睡着了。我孤立在船頭，天空既無月亮，也沒有一點一點的星星，故鄉的山水都漸漸的隱隱，漸漸的遠了。我心裏含有說不出的悲愁，我暗裏哭着，我恨家庭，我恨社會，我也恨我自己了。

九月八日

這是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段行程，我真感激吳素先生！她替我置備了應用的衣物和行李。她代我買了許多刊物和參考的書籍，她並籌備路費使我能到T市來了。

第一次和我見面的是附小的主任，她把吳素先生的介紹書看後，便請我到她辦公的室裏細談。她說：『我們這裏教務麻煩，以後有賴先生的地方很多，希望以後不用客氣的來幫助我們了。』在她的談話中使我知道她的爲人，她雖不如吳素先生那樣可親可愛，然而在外表，總算脫不了女子

特有的溫柔，想以後的相處是沒有什麼的了。

我住在教員宿舍裏面，窗外臨江，幽然有趣，使我決然將過去的悲愁，付諸江流而逝了。

九月十日

學校今天開課，我擔任的是二三兩班的國文和英文。第一次上講台時，我發顫了。學生都睜着新奇的眼睛望着我，這使我多麼難安呵！

我在顫聲裏告訴她們初學英文的三個原則：她們其中有一個坐在後排的站起來問：『先生，怎麼叫做「不要臉」？』我說：『不要臉就是叫你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大膽的讀，英文不讀是不會成功的！』她說：『我就是怕讀這東西！』

在下課時我遇見一位教地理的先生，他向我微笑點頭，他並隨我一路

到休息室裏。

九月二十四日

近兩週來，因為初次教書的原故，要預備功課，又要刪改學生的作文，便沒有寫日記的時間。

我很奇怪教地理的B先生，不知爲了什麼，他這幾天來總是坐在我的室裏長談，我有點厭煩了。然而他終沒有什麼感覺似的和我談這談那的不休。

昨天下午他又來了，他很輕狂的叫着我說：『密斯秦，學校裏這幾天來發了戀愛狂，音樂先生和市黨部的委員快要結婚，教體操的密斯王和教歷史的密斯托張很要好。你呢？我看，這學校，女教員中只有你是不講這些的了。』我說：『戀愛是人的本能，這沒有什麼狂不狂的說法，只要彼

此都是有愛！如果一方面沒有愛，一方面又要勉強着愛，這就是不好的了。』他說：『有人在愛你，你知道麼？』我說：『假如有這種直覺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愛了。』他很不自然的微笑，他看我再不理他，他便走了。

晚飯後，我接着一封無名的來信，這使我曾經甯靜的心靈又煩悶了。『爲什麼人類不能脫去野獸的行爲？』我將來信撕得粉碎，我這樣在腦中追求。

九月二十九日

F先生幾天不會來校，今天在休息室裏他見了我神色很不自然，這足以證明那無名的來信是他寫的。我憤恨，我不願留在休息室中。我走了。

十月十日

今天是雙十節日，上午做了紀念，下午全體師生去郊外旅行，我因頭痛請假未去。無限的傷感逼着我寫了一首『今日』的詩：

多麼光榮而且燦爛的『今日』呵！

記否是一班先烈的頭顱和熱血換來的呢？

想他們的犧牲，

是要爭得——

人民的自由，

國家的獨立，

政治，經濟……種種的平等。

我們後死者呵！

試一回首，

十六年來的中國，

雖有青天白日的照耀，

却不見獨立，自由，平等了！

我們今日看着國旗黨旗，

是歡欣，是傷感；還是憑弔？！

我們後死者呵！

應認識當年的

砲火連天，

血花亂濺，

到而今——

只落得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



一個照例的『今日』了！

十月十三日

主任的丑今天由德國回來，聽說明天要來學校裏參觀，主任固是快活，就是同事和學生們也高興了。密斯王告訴我，她說：『主任和她的丑結婚後，蜜月未完，他們因為學業的原故便分別了。』我說：『這才是懂得戀愛的人，不以戀愛而荒自己的學業，不以分別而蹈棄愛的嫌疑，這才是真正的戀愛了。』

下午接讀吳素先生轉來的長信，她說：『蘆，你有勇氣從家中奮鬥出來，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然而你竟能如此，這不能不叫我佩服你了。但是，朋友，人生的旅路不就是這樣容易的過去，未來的荆棘還多着哩。你應再接再厲的前進！……………」應的勉勵激動我悲痛的心弦，我落淚，

我覆信給她了。

十月十四日

上午主任伴着他的呂季昂先生來校，全校的師生齊集在禮堂歡迎，他參觀後，便登台講演了。他說：『別離中國三年，而今歸來，另是一種新的氣象，這不能不說是孫總理教訓我們的成績！然而，我們不能因此滿足便不向前，創造超資本主義的社會，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剷除人類的公敵，建立人類永久的和平，這種種都是我們今後應負的責任！但欲完此責任，必須革命的人材，而小學教育即培植此種革命人材之始基。諸生在此修學，諸君在此施教，若不以此為最大的前提，則黨化教育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中國目前是不需要這個的！』呂季昂先生的講演，使我感動異常。他把建設未來世界的責任寄諸在這一羣小學生的身上，這雖說令人悲痛，

然而畢竟中國的革命，在短時期內是不會停止鬥爭的。

十月二十日

近一星期來F先生又向我『無聊』了。他在季昂先生講演的那天晚上很不好意思的來在你的房間。他向我道歉，他說他過去的孟浪而今已覺着懺悔了。他說我的量大，能容外來一切的襲擊，尤其是這次沒有把他的行爲宣布在同事之前，這是使他萬分欽佩我的。他最後並向我要求，他要將那無名的信收了回去，我說：『那無意識的東西我已撕了。我不願留着那傷人人格的紙條』。他的面上更難堪了，他看我不再理他，他帶着滿身的羞愧走了。

人類都是這樣的！你初到一個地方，你到處都要低頭，不然，無論何人都要欺侮你了。

我初來這裏受了無窮的侮辱，而今總算『生』的時期過了，同事們的驕傲也不再顯露在我的面前，學生我們的頑皮也不再和從前一樣使人難受了。這在我日常生活中，實減去不少的愁煩！

應寫信來，她說她在新嘉坡一個女校中教課，她在信中敘述她初次執教的困難，她說：『麗，坐在下面聽講是很容易的，只要你不外務，先生的錯處，你都可以聽得出來。然而，一到講台上來，這却使人難受了！預備的功課，頂多只能講授一半出來，如果有個學生起來發問，馬上就要使人頭上發昏，流汗面紅是不必說的了。要是解答得好的話，學生不獨屈服着接受，而且還要佩服你了；否則，誰都要站了起來使你為難。麗，這種苦痛我受過了，今日才知道學校中課本上的東西，在『教』的時候是不夠用的！記得當初在女師快畢業時，校長三令五申的叫我們去實習，我們都不

耐煩，現在才證實師範教育不實習是無用的！」她把我要說出的困難都說出了，她可算是同我一樣感受，一樣命運的友人！

十一月四日

教音樂的密斯周今天和市黨部的梁委員結婚，我們學校的教職員全體去了。在歡譁中，F先生總是笑對着我。這種侮辱，實在使人難受！密斯王很刻薄的說：「今天在坐的有幾個都是單的，希望有情人明年這個時候都成一對一對的眷屬！來，密斯秦，我敬你這杯懷春的美酒。」F先生狂笑得伸不腰直，我羞憤得幾乎流淚了。我只敷衍的說：「這話只合你自己的要求，這杯酒請轉敬你吧！」她在我的面頰上已瞭解我悲痛的心情，再不和我偏擾了。

我在『酒蘭人散』中歸來，我憤恨人間，我寫信給吳素先生和應。我說

我預備寒假後要離開這裏了。

我在寫給應的信後問她，我說：

「四面盡是張牙弄斧的惡魔，

人間世已充滿了無情的猛獸！

朋友呵！

在這陰森黑暗的園中，

叫我再從何處走？」

十一月六日

F 先生昨日下午不知從什麼地方帶了幾分醉意來，他告訴我，他說：「密斯秦，人家在外面造我們的謠言。」我氣憤了，我問他：「你這『我們』兩字是指誰的？！希望以後你不要常到我這裏來，什麼謠言都沒有了。」他

見我惱了，他駭怕起來，他說：『我以後再不這樣了。』我厭煩，我讓他坐在那裏，我往主任室裏走去。

今天經我仔細考察，才知道所謂『謠言』是他造的！他在外面告訴人家，他說我愛上他了，只待寒假中他便和我訂婚。這實在令人氣憤而又肉麻了。誰都不會瞎了眼睛愛他呀！一個『人』字在他身上要發生問題，聽說他還在講台上欺騙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哩。然而學校裏終要把他留着，這恐怕因為他是黨部裏介紹來的吧？

十一月二十三日

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事變！昨夜一夜的槍聲，使人怕斷心弦，在校寄宿的幾個較小的學生嚇得哭了。火光四起，喊殺的聲音震天，在天亮時，槍聲漸漸的遠了。

主任命校役將校門緊閉，她說：『沒有聽着外面的消息，門是不准開的！』在彼此不知所措的驚恐中，校役探了消息回來，他說：『T市全市都被掛紅帶子的暴動隊和土匪佔領了。他說街上橫七豎八的殺死了好多人民，他說他幾乎在他們的怒喝中被瞄準了。』

F先生下午到來，他全身換了藍色的武裝，他說他是紅軍糾察隊的總指揮，他要清察在教育界的反動派！

主任聽着這個消息，她從校園的一角翻牆走了，我和幾個外鄉的教員，在驚恐中只躲在校役的房間。他搜查去後留了一張紙條在我寢室的桌上，他說：『黛麗，無論如何，你是要答應我的，我已替你解去了危機！本來在反動的教員名單上是有你的名字的，我已替你取消了，你應大胆的留在這裏。』我看了這幾句話，我的心不自主的跳動着，我駭怕了。



站在我的身邊的一個校役說：「秦先生，F先生來時，他把你掛在壁上的像片拿走了，他告訴我，說他晚上還要來哩。」我在驚恐中換了破舊的衣裳，也由校園的一角翻走了。

在寂靜的江邊：我只聽着隔岸的馬嘶，夕陽反映在水中，都化作不斷的紅流！

我在這種景况下上了江邊停泊的一隻小船，我的心才稍稍的安了。

十二月一日

由無數的驚恐和輾轉，我才於今日到得省來，吳素先生一見了我，喜得把我抱着，我在她的懷中顫動了。……

不知經過了好久，我才將市慘變的情形告訴了她，而且還聽說主任

已無下落了。

她聽我說後，她憤恨着。她說：「這種行為簡直等於野獸！」

在暢談中，我已回復了以前的精神，我暫時居住在吳素先生的寓中。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在途中遇見一位同學，她很忙迫的問我：「你是什麼時候來此的，你不是吳素先生介紹你到T市教書去的嗎？」我告訴她T市的慘變，我說我今後再不做教育工作了。她說：「也好，我在省黨部裏工作，希望以後我們能夠在一塊來！」她說後匆匆的去了。我在黃沙瀾漫的馬路上拖着自己無用的身子歸來。

十二月三十日

昨日下午去訪省黨部裏的春榮，她帶着甜蜜的微笑歡迎我，她說：「

麗。來的正好。你如不來，我預備去找你！因為P縣縣黨部需人工作，你如願去，那是再好都沒有了。』她去倒了一杯茶來，而後繼續的說：『如果要是願去的話，那裏來了一個公員，你可同他一道前去。』我說：『請你待我考慮一下再說，做黨務工作不是可以隨便的！』她說：『沒有什麼，只要你願去，包管你能幹得來。』我有條件的答應她了，我說我還要和吳素先生商量，最後才能決定。她說：『請你稍待一下，我去把那位縣黨部的委員請來介紹於你，他就住在側邊的招待室中。』她去後不久便帶來了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她介紹於我說：『這就是P縣縣黨部的朱委員，朱繼靖委員。』接着她又指着我說：『這是我的同學秦黛麗女士，她在我們同學中，學問和做事的能力是首屈一指的。』她這樣爲我吹噓，使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難過起來，朱委員便和我談話了。他問我從前在什麼地方

做過工作，並問我丁市事變的情形，我一一的告知他了。

最後他告訴我，他說：『秦同志如願去的話，我過了陽歷年假便回P縣，秦同志可以同我一道去了。』

我歸來時將去P縣的事商諸吳素先生，她說：『去也可得，不過你自己要謹慎才好，現在正是黨派分歧的時候，什麼『整理』什麼『改組』鬧個不清，如果自己的立場不會站穩是很危險的！』我聽了這話使我躊躇，因為生活的原故，我最後還是決定去了。

一九……年一月一日

過去半年離亂的生活，使我留下了不少傷心的痕跡，我的形容也隨着這不安定的人生消瘦了！

今天是一九……年一月一日了，我應下決心忘記一切，過去的讓它

新的紀元。

死去，未來的我應從今天起，在我的生命史上另闢

命運之神呵！希望你容許我！

一月三日

春榮早上來，她請我到她家裏晚餐，我答應了。席間有朱委員，有幾

位舊日的同學，其餘都是春榮的同事。『我準備後天走了，請你明天將東

在酒蘭時，朱委員告訴我，他說：『我準備後天走了，請你明天將東

西搬到這裏來，這裏離輪船碼頭很近，後天早上可以一同走了。』

我歸來時清理幾件舊的衣裳，回首看了一眼簡單的行李，我幾乎落淚

了。

一月五日

今早上船時，天雖未晴，也不會下雨，在烏雲籠罩下，汽笛一聲，又

開始我的飄流生活了。

我和朱委員以及兩個不認識的男女在一個小小的房間，朱委員把自己的舖位讓給我，他依在窗前，那兩個不認識的男女似乎很驚奇我了。

午飯後，我獨自站在船頭看着江流兩岸的風景，朱委員慢慢的行近我的身邊，他說：『秦同志，這江流兩岸的風景在春日可稱極秀麗的了，然而在冬天却沒有什麼使人留戀的地方，你站在這裏仔細風吹！』他這種體貼的心情使我駭怕起來，我回到房裏睡覺了。

最討厭的是那一雙不會相識的男女，他們在對面舖上做著使人作嘔的調情。朱委員看了他們這種景况，他又移動目光來看我，我難堪，我只有將手蓋在面上假裝睡着，在手指縫裏我看着他那目光中在燃燒着慾望的火！我駭怕，我只想今夜將如何的睡去，我應當如何警戒我自己了。

一月六日

在悲愁恐怖中我度過了昨日使人怕懼的夜，我的心上好像輕了萬斤担兒。我如平日一樣的過着旅行生活。

朱委員對我一分的慇懃，我的心上無形的添了一分怕懼，因為我覺得男子的慇懃是使人最怕不過的。

下午輪船抵P縣，我和朱委員上岸了。

我住在縣黨部裏邊，和我同居的是婦女部的一個職員。

一月七日

上午朱委員引我去見了常務委員，他叫我暫在朱委員的部裏工作，我便充當宣傳部的幹事了。

一月九日

昨日星期，部裏停止辦公，朱委員便來引我去遊P縣的名勝地方，我在莫可如何中隨他去了。

回來時和我同居的葉同志告訴我，她說：宣傳部長是□□□□派，她並叫我少和他玩，他對於女同志是最卑鄙不過的。她並指出了好多事實來證明，她說：『你如不信，以後你看好了。』我就在這一段話中和葉同志要好起來，我把我來此的經過告訴她，我說：『希望你能時常指導我！』

一月十五日

這一週來朱委員對我的態度太使我難堪，他完全以非禮的行爲對待我

！  
我煩惱，我氣憤，我病了。



一月二十日

今天開會回來，我在我的枕下發現一封信了，信後書名是『戀慕你的人唯心』，我一看便知道是他的無聊了。

他首先說明他戀慕我的心情，最後他向我求婚，我惱恨了，我在悲憤中復了他一封信去。我說：『唯心先生：你是堂堂的部長，我萬想不到你能做出這種事情，你竟這樣的無聊了！假使我不顧全你的人格，我便將你的信拿出來公開，看你在這裏還有什麼面子。自此以後，我警告你，如果再有這種非禮的行爲，我毫不客氣的將你的來信公開了。你應知道，我來此是抱了最大的願望爲黨工作，你如將我做一個消遣品，這不獨你污辱我，你是污辱我們全體女性！你是總理的信徒，你應本着總理的教訓來幫助我，使我得到人類的真正平等和自由。你不應這樣的來侮辱我！是的，男

女兩的性愛是神聖的，然而要男女雙方相互的敬愛才算神聖，如果一面卑鄙醜態來糾纏，一面威挾壓迫或利誘，這就失去神聖的意義了。老實告訴你，我不愛你，你沒有使我可愛的地方，你的人格已破產了！從今後，我以同志的資格希望你痛改前非，猛省回頭，那末，你才不失你部長的地位了。」

此信發後，我覺着我的頭部輕鬆，我的氣憤出了，我很安然的靠在牀上睡着。

一月二十四日

我因小病，幾日不曾到部辦公，今天接到一封停職的命令，我悲痛了。市。上藥同志告訴我，她說：部裏有人在告我，說我在T市做過工作，T晚的勸動我不無相當的嫌疑，故此停止我的工作了。……………

靈  
麗

六  
四

## 海棠出版預告

這是慕農先生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內有：雪夜 深愁

海棠 往事 別情 明天 春痕夢影 白衣女郎等短篇

小說八篇。作者雖在卷首說「這是過去的作品，爲了要替舊時代殉葬，我便把它留在人間。」然而這只是作者自己的話。就是把握住新時代的人們也不可不看！書已付印，不日出版，由本店發行。

## 愛的殉葬出版預告

這是慕農先生的短篇小說第二集，並定為革命文藝研究會叢書之一。內有：落華的夢 生的恐怖 愛的殉葬 亭畔人語 被壓的靈魂 司令 湖邊等短篇小說七篇。作者把在現社會中一切不平的感受，用悲憤的語句叫喊出來，使人讀後有不可抑制的革命情緒，誠革命過程中不可多得的傑作。現已編審完竣，不日付印，仍由本店發行。

# 更正表

| 頁數  | 行數 | 字數 | 錯  | 正  |
|-----|----|----|----|----|
| 三   | 八  | 七  | 歡  | 欣  |
| 六   | 四  | 二  | 他  | 我們 |
| 十四  | 七  | 二  | 能  | 我  |
| 十六  | 三  | 二  | 同  | 回  |
| 二十六 | 四  | 二  | 熱  | 發熱 |
| 三八  | 七  | 二  | 全  | 好全 |
| 四三  | 一  | 三  | 這  | 那  |
| 四三  | 一  | 三  | 息  | 息  |
| 四八  | 四  | 八  | 你  | 我  |
| 四九  | 二  | 二  | 我們 | 們  |
| 六三  | 一  | 一  | 兩  | 兩  |
| 六三  | 一  | 一  | 市  | 市  |
| 六三  | 一  | 一  | 晚  | 晚  |

黛麗

實價大洋三角

鄭慕農 著

青洲書店發行

——不准翻印——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店址：南昌中山馬路）

3C

16. 57

51